

I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一生志願的萌芽

面臨至親亡故的不幸，
讓年僅十四歲的陳慧坤一下子變得早熟，
在他飽受死亡威脅的黯淡少年期間，
唯有對美術的熱愛及投入，
為他的生命帶來了快樂亮麗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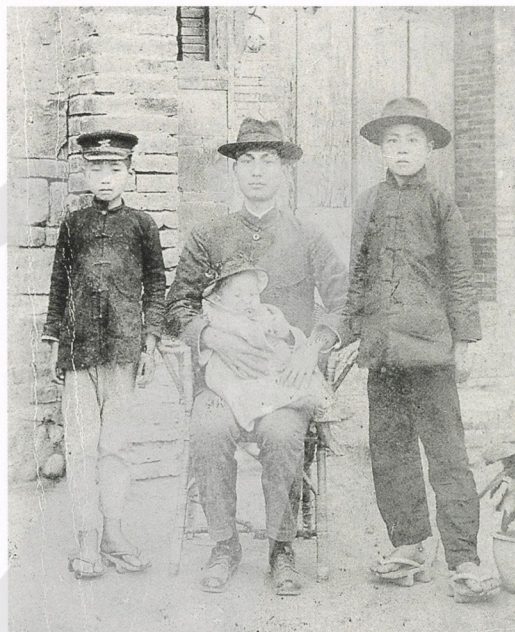
1907 陳慧坤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於今台中縣龍井鄉。同年，林玉山、李澤藩、楊三郎、陳進出生。

與父親一起塗鴉的快樂童年

民國初年，在日本政府統治下的台灣還是以務農為主，人們虔誠地信仰著各種神祇，迎神賽會在居民的心裡也因此佔著相當重的份量，總是大張旗鼓地請來歌仔戲及布袋戲團，在廟口前搭起舞台表演，以敬謝神明的保佑，並祈求來年的豐收。

●「哎呀！好膽嘍走啦！」台上的布袋戲偶激動地在高高的舞台上來回地追趕奔跑，台下則歪歪斜斜地坐著一群抬著頭兒看得入神的小孩。

●在民風純樸、盛產蔬果的台中州龍井庄裡，每次布袋戲棚一搭好後，一個個頭兒比同年紀的小孩來得高佻瘦長的小男生，總會搶先將小板凳擺在戲台下佔個好位子。只要布袋戲偶一登場，他的雙眼就緊緊地盯隨著戲台上布袋戲偶的身影打轉，手裡還拿著紙頭兒，上衣的口袋裡則塞著幾根磨得禿了頭的蠟筆，不時地伸手摸出來在紙上畫戲台上戲偶



公學校六年級時的陳慧坤（右一）與堂弟及堂姐夫合影的模樣。

●台上的戲碼正輪到丑角出場，它的動作隨著節奏鏗鏘分明的鑼鼓點樂音而跌跌撞撞，台下則隨之揚起了一片歡樂的笑聲。瘦長的小男生突然有點傻眼了，手上的塗鴉也停住了，開始盯著台上的丑角木偶直直地瞧，因為他覺得這個木偶的模樣實在有點兒奇怪，再加上它跌跌撞撞的動作使得小男生實在很難清清楚楚地看明白它的長相。這個長相怪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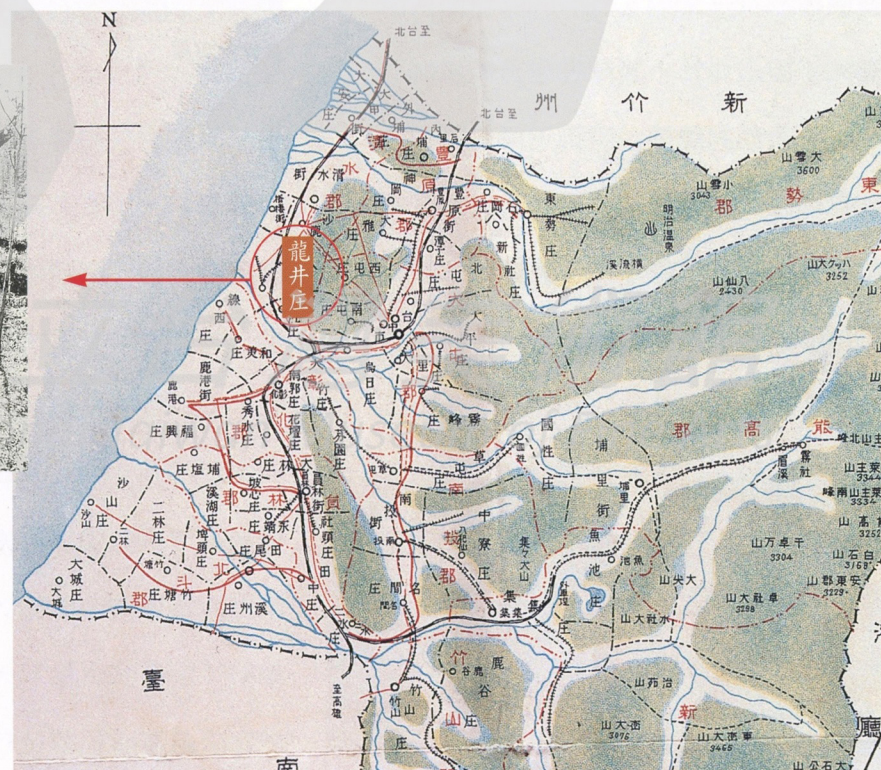
的丑角更加深了小男孩的興趣，他真的很想把它樣子畫下來，可是又很難在台下看清楚。於是小男孩突然放下手上的紙筆，起了身繞到戲台前跳啊跳的，企圖將小頭兒攀在戲台前看個仔細，但戲台實在有點太高了，小男孩便乾脆回頭拿了小板凳，墊了腳，索性整個人攀爬上戲棚瞧個仔細。他的舉動引起了台下其他小孩子們的一陣騷動，有的開始

抱著肚皮哈哈大笑，有的則乾脆也跟著爬上戲台湊熱鬧，那個男孩就是陳慧坤。

●陳慧坤於一九〇七年出生在這個純樸鄉鎮的一個書香世家裡。陳家自清朝中葉就定居在今台中縣龍井鄉，早期以務農為主，後來才改以燒窯業起家。傳至第四代博厚公，因曾中過文秀才，從此便以詩書傳家。



日治時代的台中州龍井庄



一九三一年的台中州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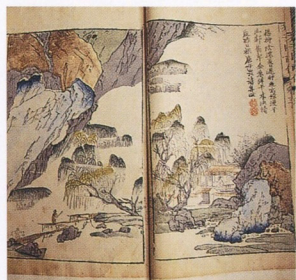
日治時代台灣分五州二廳三市，州下設郡，郡下設街庄，龍井庄位在台中州大甲郡內。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陳父清文自幼接受書香薰陶，由於平日就對繪畫及木雕等藝術有著濃厚的興趣，便購買了一套《芥子園畫譜》，在家裡自己臨摹學習水墨畫，並且收藏了揚州八怪的畫冊。他和夫人膝下共有三男一女，可能是天份的關係，次子陳慧坤最偏愛跟在他身邊隨著他塗塗抹抹的，他便常抱著他在膝上一起翻看畫冊，甚至教他臨摹畫譜，以培養他的繪畫興趣。

●除了畫譜以外，陳慧坤還喜歡拿鄉下人家中所貼的灶神、門神、還有觀音像等充當「範本」塗鴉。上了公學校（相當於今天的小學）之後，陳慧坤還愛上了用泥土捏造各式各樣的人物塑像，他的床底下經常堆滿了他的「作品」。

■《芥子園畫譜》
便於初學者入門的中國畫技法圖譜，共有三集。初集為山水譜，二集為蘭、竹、梅、菊四譜，三集為花卉、草蟲及花木、禽鳥兩譜。圖譜內容包括：畫法淺說、諸家畫式及名家畫譜。



《芥子園畫譜》內頁

揚州八怪

是清朝江蘇揚州一群畫家的代稱，這些畫家的畫風不跟隨流行也不模倣古人，風格創新，再加上生活自由，行為不受拘束，因而一般人以「怪」相稱，雖然名為八怪，但實際上不止八人，金農及鄭板橋為其中的代表畫家。



金農 採菱圖

●年紀還小、感覺和記憶都還懵懵懂懂的陳慧坤，總喜歡纏著身體孱弱的父親陳清文，讓父親陪他一起塗鴉。年幼的他只覺得跟著父親一起塗鴉、捏「土人兒」是一件非常好玩，甚至令他感到開心愉悅的事。從此，在他幼小的心靈裡便種下了一生追求藝術的種子，長大以後走上藝術之路的他，仍然覺得父親是他的「啟蒙老師」。

1915 陳慧坤入大肚公學校就讀。
黃土水獲保薦，成為第一位進入東京美術學校的台籍學生。

●至於陳家的女主人蔡恐則是個單純的傳統家庭主婦，對於四個小孩都非常疼愛。在民國初年，鄉村生活普遍貧困的情形下，為了能夠買點補品及好吃的東西給孩子們吃，她還兼著做些編織草帽的手工，賺點外快。長大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子女的陳慧坤，每次回憶起自己的母親，總是十分悲傷，但又很驕傲地拍拍自己的胸脯對子女說：「爸爸身體這麼好，都是祖母打的底子。」

●在父母細心呵護的照顧下，陳慧坤有著充滿美麗回憶的童年。

黯淡少年的美麗志願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中台灣戶外的空氣已經飄著陣陣的涼意，陳家屋內卻鬧哄哄的，因為這天陳清文的老婆又為家裡添了個壯丁，許多鄰居都擠過來看熱



十七歲時的陳慧坤

鬧並恭賀陳家喜事。陳清文一面咳一面撐著身子擠出笑臉對前來道賀的鄰居致謝。

●在父母細心呵護的照顧下，陳慧坤原本是有著充滿美麗回憶的童年。然而在次年

二月，陳清文便實在熬不過病魔的糾纏，闔上了雙眼撒手人寰，留下了愛妻和四個稚齡的兒女。陳家一時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對於年僅十二歲、還在大肚公學校三年級就讀的陳慧坤而言，這無異是個晴天霹靂，雖然父親向來身體孱弱，近來也都一直臥病在床，不能夠再陪著自己塗鴉了，但稚嫩的心裡總還是幻想著父親能夠好起來再陪著自己捏捏塗塗的。自從父親走後，小陳慧坤更常自己躲在房間或某個無人的角落裡塗鴉，對他來講，這是他和父親之間一種心靈溝通的言語，也是他幼小內心思念父親的一種表達方式。



就讀於東京美術學校時的黃土水

傑出的台籍子弟——黃土水

黃土水是第一位入選帝展的台灣子弟，帝展在當時是日本最具權威的官辦展覽，也是台灣青年嚮往的藝術殿堂。一九二〇年，黃土水以取材自原住民孩童的雕像「山童吹笛」首次入選，轟動一時。

●公學校四年級時，陳慧坤的導師陳瑞麟知道他喜歡塗鴉、捏土人兒，除了課堂上的循循善誘之外，還向他特別介紹了當時被保送進入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前身)的台籍雕塑家黃土水先生的不凡表現，這在陳慧坤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也奠定了他對於美術的濃厚興趣，以及對於東京美術學校的嚮往。

●一九二〇年二月，乖戾的命運再次伸出它的魔掌，陳家的女主人蔡恐也因病隨著陳清文撒手人寰。陳家四個小孩頓



黃土水 山童吹笛

時陷入無人照料的困境，長子陳永珍因為剛考進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市立師範學院)住校去了，唯一的女兒陳媛便寄養在

舅舅家中，剩下陳慧坤及弟弟，便不得不由患有氣喘病的陳家老祖母林冷負起撫養他們的責任，並一起投靠到梧棲姑媽家居住。

●面臨至親亡故的不幸以及家中的種種變遷，似乎讓年僅十四歲的陳慧坤一下子變得早熟了許多，除了上學之外，也開始懂得協助祖母照顧更年幼的弟弟。他每天晚上負責照顧年僅兩歲的弟弟一起入睡。夜半時，弟弟哭著想要吃奶，又沒有奶吃，他只好狠著心，編虎姑婆的故事「嚇」自己的弟弟，因為唯有如此，兩兄弟才能相擁入睡。

●在梧棲公學校裡，陳慧坤因為原本家



陳慧坤的長兄陳永珍(右三)全家福

中的漳州語音與梧棲一帶的泉州語音不同，原本個性就不是十分活潑、又遭家庭變故的他，對於新環境有些適應不良，再加上長期的營養不良突然在五月感染了傷寒，險些喪命。住在清水的外婆將他帶回家中照顧休養了一個月，之後再讓他遷回龍井庄。到了七月，長兄永珍放暑假從台北回鄉，便將老祖母、弟弟妹妹們都一起接了回來，陳家兄妹一家人才又聚在一起。

●一九二二年，公學校畢業後，陳慧坤順利考進台中中學校(今台中一中)就讀，從此離鄉住進校舍。但每到了週末下課之後，他便花費半天的時間，徒步



挑起撫育陳慧坤兄弟職責的祖母林冷



台中中學校三年級時的陳慧坤(左)與堂叔合影(攝於1924年)

翻越過大肚山回到龍井，次日再徒步返回台中，如此翻山越嶺，為的就是回去探望年幼的弟弟。

●陳慧坤思念雙親，或受了委屈時，便會跑到山上父母親墳前，坐在那兒捏著小泥人，藉著手中的泥人，跟父母傾訴內心的話。他的長兄很清楚地知道，只要天黑還找不到他，到父母墳前就可以看到，身旁堆了一大堆的小泥人坐在那兒。

●在飽受死亡威脅的黯淡少年期間，唯有對美術的熱愛及投入，為他的生命帶來了快樂亮麗的一面。在中學裡，除了對於多了許多不同的課程，而且是由不同老師授課的教學方式感到新鮮之外，他還是對美術課情有獨鍾。中學的美術課有專用的美術教室還有準備室。在準備室裡除了有書櫃擺放美術相關的書籍雜誌外，尚有一些石膏像，那兒是他課業之餘最喜歡留連的地方。

●雖然選擇艱辛的美術之途對陳慧坤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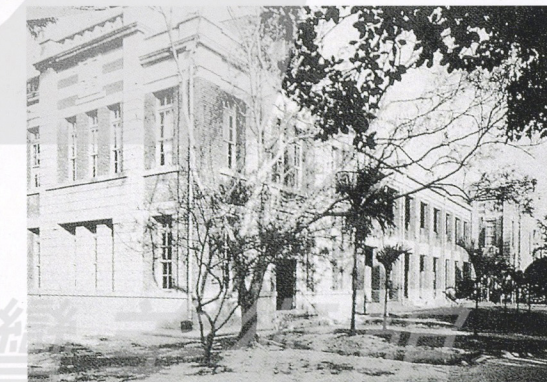
言並非出於毅然決然的選擇，自幼年時代逐漸培養的興趣才是重要的因素，但這段在中學就讀的期間，仍是他決定一生擇「美」固執的關鍵期。在中學二年級時，他在美術準備室的書架上翻閱到三本法國美術雜誌，雖然上面的文字他並不懂，但裡面所刊登的世界著名的油畫、水彩畫和鉛筆作品，都讓他內心非常地嚮往，並滋生了未來能親睹這些名畫的希望。他繼續在書架上搜尋，眼前突然為之一亮，書背上的標題正是過去在公學校的陳瑞麟老師曾特別提過的東京美術學校的簡介！他急忙地翻閱了一下內容，裡面有學校課程及入學規章等介紹，他愈看內心愈是感到驚喜，並立下志願要朝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就讀的方向努力。

東京美術學校

東京美術學校自一八八九年創校以來就是日本最高的藝術名門，也是亞洲地區最早傳授近代美術的學院機構，雕塑家黃土水是第一位入學的台籍學生，直至終戰為止，這裡曾是台灣藝術家的搖籃，吸引許多的台灣學生報考這所第一學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名為東京藝術大學，至今仍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藝術學府。



台中中學校校門
今天台中一中的前身，
由林獻堂等地方仕紳籌設創立，
是第一所專為台灣人設立的中學校。
(圖片提供/台中一中)



台中中學校校舍

中學三年級時的陳慧坤(中)
已是英姿煥發的青年

1924 陳慧坤遷出台中中學校校舍，以便於加強術科考試準備。
廖繼春、陳澄波考取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

●一九二四年剛過完新年不久，寒冷的冬天還未真正離去，窗戶玻璃上還凝結著一層白白的霧氣時，學校便已經開學了。上學的第一天，都是例行的班導師講話及同學互相認識，之後就下課了，鐘聲一響，當所有的學生都興奮地離開教室或聚在一起吱吱喳喳彼此寒暄時，陳慧坤已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及悸動，因為他很高興今年的班導師是個美術老師。一心打算畢業後要投考東京美術學校的陳慧坤，認為身兼美術老師的班導師應該會更樂於幫助他達成志願，便立刻在教室門前的走廊追趕上剛走下講台的導師，他深呼吸一口氣，羞澀地提起勇氣告訴導師：「我畢業後很想到東京應考東京美術學校，但為了應考，需要經常練習石膏素描，能否請老師給我方便開放美術教室的準備室，這樣一來我才可以經常利用時間去練習，積極地準備畢業後到東京參加東京美術學校的入學考試。」

●班導師頓時愣住了，停下了腳步，並上下打量了跟前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一眼，略帶嘲諷地說：「考東京美術學校不容易，如果你考得上，我的這個位置讓給你。」便轉身離去，留下了陳慧坤呆站在走廊上。

●導師的反應，讓陳慧坤內心萬分激動，頓時不知如何移動雙腳，覺得自己彷彿面臨了生死關頭，因為如果就此放攻讀美術學校的念頭，似乎就失去了所有的樂趣寄託，而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昏暗的一片。不知在原地呆站了多久，陳慧坤突然內心一震，心想怎麼可以如此輕易放棄多年唯一的志願呢？何不試著鼓起勇氣請校長幫忙，於是他飛快地拔起雙腳，立刻狂奔到剛剛接任的新校長下村先生的公館去請願，下村校長雖然面露難色，但看著眼前這位充滿理想的少年，立刻慈祥地表示必定為他設法達成心願。

●為了準備考試，陳慧坤已經開始計劃要遷出校舍，到外面租房子住，因為如此一來，就比較有練習畫畫的空間，而且可以不用受熄燈號的限制，晚上可以用功到晚一點兒才休息。

●日子在耐心等待裡悄悄地過了將近一個月，這一天美術課結束時，導師默默

地走到陳慧坤身旁，從口袋裡掏出一把美術準備室的鑰匙放在他桌上，並告訴他可以隨時使用準備室的石膏像，甚至可以拿回家裡畫，就默然離去。陳慧坤差點自座位上跳了起來，因為從此他就可以安心積極地準備赴日本東京求學的考試了！



早在中學階段，陳慧坤（中）就立下學習美術的志願